

碧海云天阔，日照故园明

郭慕清/文

犹自心怀少年意，等闲霜色上衣襟。

曾以为，归乡也无需指南，乡愁自会引路，故乡会永远停在那片渔船归港的暮色里，那一缕青瓦矮墙的炊烟里，安静如斯、温柔如初。直到车窗外的高楼林立、路网纵横、灯火璀璨和人潮涌动，与记忆里的小城交错重叠，一种既酸涩又滚烫的情愫，骤然涌上心头。

这一刻，我才恍然反应过来，离家廿载春秋，时光从未驻足，故乡亦未停步：当年的青涩少年渐染风霜，而黄海之滨的寂寂旧埠，也已崛起为气象万千的山海新城。在我远行的岁月里，她以我未曾想象的模样拔节生长，她陌生得让我讶异，也亲切得让我心生眷恋，如重逢故人，既生疏，又情深。

她，便是我的故乡——日照。

忆往昔：烟火旧巷，乡愁绵长

许多作家写故乡，写根脉，亦写眷恋。

十多年前，采访作家刘亮程时，他说“人总是寻根的”。那时年轻，只淡淡听过，并未记在心里。寻根？从未想过，故乡那么普通，那么渺小，似乎没什么值得细细回望、深深牵挂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很少向人认真说起她。放在山东一众名城之间，济南有泉城风雅，青岛拥滨海盛名，曲阜载圣人文脉，相比之下，日照安静得近乎不起眼。偶尔与人提起，我总会下意识补上一句：“你可能没有听过她。”说到底，那时的我，也懒得替故乡争什么存在感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小时候母亲常念叨的往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外祖父劝告母亲要用功读书，最直白也最扎心的话便是：“不好好学习，就只能嫁到海边，天天守着那汪水吃鱼。”在老一辈的认知里，那时的海边从不是风景，而是清苦、偏僻、落后的代名词，是人人都想拼命走出去的地方。

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末的我来说，这座小城虽无名气，却藏着一段缓慢而温柔的旧时光。老城区街巷曲折折，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；海曲路梧桐浓荫蔽日，烟台路虽然很短很静，也不曾向远方肆意延伸，但却留下了我无数的脚印。

小城的日子过得很慢，慢到能听见海浪在不远处轻轻呼吸，慢到连风都带着几分安然与慵懒。清晨天刚亮，集市已是人来人往。刚上岸的鱼虾带着清冽的海腥气，煎饼鏊子滋滋作响，焦香混着烟火气，飘满整条巷子。正午时分，路过啤酒厂，醇厚的麦香随风漫来，成为记忆里格外踏实的味道。傍晚就更美了，夕阳把海面染成一片金红，那时万平口还是一片天然滩涂，没有网红景致，只有细软的沙、自在的风、逐浪的人，渔船踏浪归港，渔网晾在沙滩上，渔家人的笑声伴着咸湿的海风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如今，站在熟悉又陌生的街头，海风一吹，小时候听的那些老话、见过的那些场景，依然历历在目。原来，日照的历史从不是书本上的大道理，而是祖辈传下来的日子，是刻在心里的家乡味，是走再远也忘不掉的根。

寻文脉：古邑千年，文韵流长

一座城市真正的动人之处，从不是高楼林立，而是文脉有根、生灵有魂。

仔细打量这座城市，才发现她从来都不是一座单薄的海滨新城，她自远古走来，在齐鲁大地的文脉长卷中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这里便是东夷文明的重要舞台。以两城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聚落，规模宏大、布局规整，环壕拱卫、功能分区明晰，尽显史前先祖高超的规划智慧。据记载，公元前2800

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，日照曾一度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城市。岁月无言，遗迹有声，从两城到尧王城，再到东海峪，一处处文化遗存静默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辉煌，也让日照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地标。

漫步在日照市博物馆，我久久驻足于镇馆之宝、国家一级文物蛋壳黑陶高柄杯前。这件礼器以“薄如纸，黑如漆，亮如镜，硬如瓷”的极致工艺闻名于世，被誉为“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”。作为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礼器，它是远古时期身份与权力的象征，其独特的“熏烟渗碳”工艺让器身莹润如漆，触摸间仿佛能与千年前的匠人对话，尽显龙山时代制陶技艺的巅峰水准。

透过这枚陶杯，我不禁在想：是什么样的信仰，支撑先民打磨出如此惊世的杰作？答案或许就在这山海之间。“日出初光先照”，是日照之名的由来。先民观日、祭日、依日而生，在山海之间形成了质朴热烈的自然信仰，也塑造了日照人向阳而生、踏实勤勉的集体性格。这种源自远古的文化基因，未曾随岁月消散，反而化作城市气质，流淌在一代代人的生命里。

如果说史前文明奠定了日照的文化根基，那么绵延千载的莒文化，则赋予了这座城市深沉的精神底色。浮来山千年银杏苍劲挺拔，既见证过莒鲁会盟的风云际会，也庇护过《文心雕龙》的著述岁月。刘勰文心传世，莒地礼义相传，甚至“毋忘在莒”的古训也时时提醒后人别忘本、别忘家乡，这一切都让这片土地既有山海的开阔，亦有了书卷的清雅。

说到这里，我必须承认一份私人的感触。我酷爱《诗经》，曾为这份爱好撰文成书，那时只当是个人志趣。如今回望，才察觉冥冥之中的注定：我内心深处这份对古典文脉的亲并非偶然。日照地处东夷故地、齐鲁之壤，新石器时代播撒下的文明种子，历经千年传承汇入周代礼乐风华，也悄悄埋下了《诗经》的风雅颂里。我与古籍的共鸣，本就是故乡文脉穿越千年的轻声呼应。

当然，文脉之厚重，既在史书记载，更在市井烟火。让文脉可亲可近的，是那些藏在民间的传承——日照黑陶、农民画、莒县过门笺、岚山皮影……老手艺在匠人手中代代相传，在当代生活里悄然新生；更有遍布街巷的城市书房，用散文笔会润泽山海，借文艺活动扎根市井。在这里，传统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、枯黄书卷上的文字，而是化作街角一盏灯、手边一卷书、身边一场分享，成为人人可感、可触、可亲近的城市温度。

而如今，这绵绵不断的传承，也给乡愁注入更厚重的注解——它不仅是烟火缭绕的老街与海，更是这片土地上从未断裂的文明回响，是从远古走到今日、始终温热的文化血脉。

看今朝：山海焕彩，万象更新

从前拼命想离开的海，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诗。动笔写故乡，源于春节时刷到的一条短视频。一位温州博主来日照旅行，镜头里那些我早已看惯的风物，在他讲解里竟都成了动人风景。

那一刻我才真真切切地明白，海风虽还是那个咸味，可故乡已经不是之前那个身价，如今的她从一座“看海一日游”的过境小城，变成来了便不想走、走后仍心心念念的全域旅游名城。二十八公里阳光海岸绿道，如一条碧丝带，串起万平口、灯塔广场、海洋公园、山海天、吴家台等一众景致，一步一景，一路皆画。

原来，故乡最好的样子，往往是你不在的时候长出来的。

海岸之变，最为直观。昔日的滩涂荒地，如今已是滨海生态客厅；曾经简陋的渔家乐，也升

级成面朝大海的精品民宿。推窗见海，枕浪而眠，清晨看红日喷薄，金光铺海；午后漫步绿道，鸥鸟翩飞，沙软潮平；傍晚晚霞染尽海面，渔舟满载归航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人间烟火与山海诗意，在此处终于握手言和。

日照之美，又不止于海。五莲山、九仙山奇峰竞秀，林海松涛，云雾时起，登山可将一城山海尽收眼底；浮来山古木参天，禅意清幽，更是远离尘嚣的静心之地。山海相依，城林相融，四季皆有风韵：春有茶田吐绿、百花绽放；夏有碧海清凉、沙滩欢腾；秋有层林尽染、瓜果飘香；冬有温泉温润、年味渐浓。四时流转，物华天宝，将日照的灵秀与温润，写进岁岁年年的日常里。

美景之外，更有可触可感的体验。日照的文旅早已跳出单一看海模式，走向沉浸式、体验式、度假式休闲。东夷小镇里可触摸千年文明，演艺场上可感受太阳文化的壮阔，赶海拾贝、非遗手作、沙滩露营……多样体验，让每一位来客都能读懂日照独有的温柔与浪漫。

许是“当局者迷”，抑或是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愚钝如我，直到那条短视频才被点醒，写下这些许文字，也方才懂得：自己眼中的旧日寻常，早已是无数人追寻的诗与远方。

向新程：凭海临风，步履铿锵

更让我震撼的，不是文旅的蝶变，而是整座城市格局的跃升。

二十年光阴，日照从一座安静的滨海小城，成长为现代化临港生态新城。

城市之兴，首在港口。日照港早已不是记忆里的简易码头，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、“一带一路”重要节点，如今船舶往来，货通天下，自动化码头高效运转，海河联运、海铁联运通达海，以一港繁荣，带动一城开放。正可谓是，巨轮载得动货物，也载得动一座城市的野心。在港口勃兴之下，产业格局亦焕然一新。传统产业不断迭代，新能源、新装备、低空经济等加速聚集。所谓“新质生产力”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港口边轰鸣的车间、实验室里不灭的灯火。

经济之变，最终落回日常生活。高铁飞驰联通全国，高速纵横内畅外联，机场通航高飞远翔，城市干道宽阔舒展。曾经依靠自行车、公交车出行的日子已成过往，如今的日照气魄宏阔，气象一新。中央活力区高楼林立，商业综合体人气兴旺，老旧小区焕然一新，公园绿地星罗棋布，蓝天白云常在，生态底色愈发明亮。一座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现代化海滨城市，已然屹立在黄海之滨。

站在高处俯瞰，海风浩荡，船来船往，人流如织，生机勃勃。我几乎不敢相信，眼前这座大气从容的城市，就是记忆里那座朴素安静的小城。陌生的街巷楼宇间，藏着我曾参与的成长，却让人心生骄傲：它在岁月里默默耕耘，从默默无闻走到众所瞩目，活成了更开阔的模样。

可这份陌生和“不敢相信”，从未带来疏离，因为海风依旧是记忆里的咸，乡音依旧是心底的暖，血脉里的牵连从未改变。走得越远，越懂故乡的意义：它既是刻着旧时光的故土，也是奔涌着新活力的发展热土；既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归宿，也是我无论走多远，一回头就有的温暖底气。

如今的我，愿带着全新的目光慢慢走、慢慢看，踏遍新修的绿道，凝望崛起的新城，细品地道的烟火滋味，触摸新时代里她有力的脉搏与心跳。因为我深知，故乡从未抛弃远行的游子，只是以更璀璨的模样，静静等候每一个归人。

正如那海上的灯塔，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，而岸，一直在那里。